

說苑卷第九

鴻嘉元年五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劉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逢蹇蹇者  
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臣君之過矯  
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  
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  
忠臣不怨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  
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

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  
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  
身與其危君寧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  
功矣知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  
敢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  
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  
三諫曹君不聽而春秋序義我雖俱賢而曹羈  
合禮

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日歸令左右曰

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州進諫曰君樂  
治海二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  
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水待  
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  
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上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  
也君奚美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  
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楚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  
惡爲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

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鍾之間左伏揚姬右擁越姬左裊社右朝服曰吾鍾鼓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立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刎鍾鼓之懸明已援蘇從爲相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歛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鍾磬等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爲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爲樂臣善隱平公曰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羈顧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誦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爲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曰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蓋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渴三也侏

儒有餘酒而死亡渴四也民有飢色而馬有粟  
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曰善乃  
屏鍾鼓除筦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白通則不聽也曰  
以人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  
之謂者入曰有客以鬼道開曰請客入客曰臣  
之來也過於淄水上見一土耦人方與木梗人  
語木梗謂土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為耦人  
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沮壞應曰我沮乃反

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以為梗遇天大  
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  
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於是  
孟嘗君逡巡而退而無以應卒不敢西嚮秦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  
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操彈於後園露沾其  
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  
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  
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

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善哉乃罷其兵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罷群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訕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為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為上客罷陽夏之師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為長信侯為生兩子毒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鬪釁目大叱曰吾乃皇帝之假父也寡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鬪者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毐懼誅因作亂戰咸陽宮毒敗始皇乃取毒四支車裂之取其兩弟囊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子蕢陽宮一本作陽下令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藜其脊肉幹四支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

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  
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  
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  
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邪。使者問茅焦。茅焦曰：  
目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  
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日非畏死人也。走  
入白之。茅焦也。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七使  
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  
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

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行  
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日至前則死矣。  
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  
再拜謁起。稱曰：目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  
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  
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  
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  
之行。陛下不自知。郡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  
焦對曰：陛下車裂儼父。有煇妬之心。囊撲兩弟。

有不慈之名遷母賞陽宮有下孝之行徙蒺藜  
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厄解無嚮  
秦者目竊恐秦亡為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  
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不殿左手接之右子塵  
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為仲  
父出之為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  
行迎太后賀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  
酒符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咸安  
秦之社稷使妾學子復得相會者盡其君之

力也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友三  
月之糧者大目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  
已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  
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間暇之人  
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  
曰若與予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  
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  
已來汝將諫邪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

行且已聞之士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壞百里民之鬻祭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且慮竊聞昔者虞不用咎之奇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築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成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禮

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之過趨而出是士之趨而追之曰已子之說也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一作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今日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為兄弟遂解局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菜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菜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鐘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



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  
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  
伐孤竹刻人之支而反者武也吾爲葵丘之會  
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義王而朝者仁  
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之  
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  
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肯太  
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詘於一劍  
非武也姪婦不離懷非文也凡爲不善通於

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  
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  
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六罪以  
辱社稷

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  
游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  
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  
國願大王勿往遊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  
而游之子何爲絕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

子西駕安車四馬經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遊  
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拊其背曰荆臺之遊與  
子其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  
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  
子西曰臣聞之為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  
以賞也為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  
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  
殺臣之軀訓臣之家而祿子綦王曰若我  
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

時奈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  
陵前陲為陵於荆臺未嘗有特鍾鼓管絃之樂  
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幸不游荆  
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  
諫之於十里之前而獲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荆文王得如黃之狗箇籬之知以改於雲臺三  
月不反得舟一作丹之姬淫暮年不聽朝保申諫  
曰先王卜以臣為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箇籬  
之知改於雲臺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暮年

不聽朝王之罪當答匍伏將答王王曰不穀免  
於褫祿託於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答保申曰  
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答是廢先王之  
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  
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  
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答之名一也遂致之  
保申曰臣聞之君子耻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  
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  
此不穀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

黃之狗折茵露之矧逐舟之婢務治平非燕  
三十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  
也蕭何王陵聞之曰聖主能奉先世之業而以  
成功名者其唯荆文王乎故天下譽之至今明  
主忠臣孝子以為法

晉平公使叔嚮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  
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  
裘者叔嚮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  
敬舟奚以敬民叔嚮對曰君為馳底之臺上河

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鍾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  
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  
罷臺

趙簡子舉兵而攻齊令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  
被甲之士名曰公盧望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  
何笑對曰且有宿笑簡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  
以解之則死對曰當桑之時日鄰家夫與妻俱  
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及其妻怒  
而去之日咲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

吾曠也於是罷師而歸

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鐘晏子諫曰君不勝欲  
為臺今復欲為鐘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  
民之哀而以為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  
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日請為君數之令知其  
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為吾  
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  
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

於四鄰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  
釋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好戈使燭雛主鳥而士之景公怒而欲殺之  
晏子曰燭雛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  
可於是乃召燭雛數之景公前曰汝爲吾君主  
鳥而士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一罪  
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  
數燭雛罪已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  
景公正畫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則跪

擊正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  
子請齋故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  
畫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  
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反不果出是以不  
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  
以出正閨則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  
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  
見戮於朋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  
晏子對曰君無惡馬且聞之下無直辭上有隱

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  
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剛跪有  
直辭是君之福也故且來慶請賞之明君之好  
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  
於是令剛跪倍資無正時朝無事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問曰君至晏子  
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  
有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  
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

簋簠者有人且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  
之家前驅報問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  
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且得微有叛者乎  
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  
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簋簠者有人

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報問  
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至公曰  
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  
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

無偷樂之。且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  
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敗吳於姑蘇。傷闔廬。皆  
軍却。闔廬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而父乎。  
夫差對曰。不敢。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  
伯嚭為太宰。自戰射。一年。越敗於夫差。越王  
勾踐乃以兵五千人。自棲於會稽山上。使大  
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委國為臣。吳  
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辛苦。今王

不滅。後必悔之。夫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  
其後五年。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目爭寵。新君  
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不可。勾踐食不重  
味。弔死問疾。且能用人。此人不死。必為吳患。今  
越腹心之疾。齊猶疥癬耳。而王不先越。乃務伐  
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  
遂與鄒魯之君會。以歸。益䟽子胥之言。其後四  
年。吳將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  
其眾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

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王  
信用嚆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  
其游辭爲許而貪齊璧擗石田無所用之盤庚  
曰古人有顛越不恭是商所以興也願王釋齊  
而先越不然將悔之無及也已吳王不聽使子  
胥於齊子胥謂其子曰吾諫王王不我用吾今  
見吳之滅矣女與吳俱亡無爲也乃屬其子於  
齊鮑氏而歸報吳王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  
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思其怨望猜賊爲禍也

深恨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  
而有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復  
伐齊子胥專復強諫沮毀用事徼幸吳之敗以  
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  
而子胥諫不用因輟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  
起禍不難且臣使人微伺之其使齊也乃屬其  
子於鮑氏夫人且內不得意外交諸侯自以先  
王謀且今不用常怏怏願王蚤圖之吳王曰微  
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鏹之劍曰



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讒且宰嚭為亂王顧反  
誅我我令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爭立我以  
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立欲分吳國與  
我我顧不敢當然若之何聽讒且殺長者乃告  
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器而抉吾  
眼著之吳東門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刎  
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  
江中吳人怜之乃為立祠於江上因名曰胥山  
後十餘年越滅吳吳王還與戰不勝使大夫行

成於越不許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言  
至於此今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者何面目  
以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

齊簡公有臣曰諸御執諫簡公曰曰常與與  
比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我而  
危之不可願君去 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事  
識也若無幾何田常果攻寧子以 廷戰簡公於  
朝簡公喟馬太息曰余不用執之言以至此患  
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

魯襄公朝荆至淮聞荆東王卒公欲還叔仲照  
 伯曰君之來也為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  
 何為還大夫皆欲還子服景伯曰子之來也為  
 國家之利也故不懼勤勞不遠道塗而聽於荆  
 也畏其威也夫義人者固將慶其喜而弔其憂  
 況畏而聘焉者乎聞畏而往聞喪而還其誰曰  
 非侮也茅姓是嗣土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易事  
 君任政求說其侮以定嗣君而示後人其讎滋  
 大以戰小國其誰能止之若從君而致患不若  
 遠君以避難且君子計而後行二三子其計乎  
 有御災之術有守國之備則可若未有也不如  
 行乃遂行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  
 聞之為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  
 全者全昌失全者全土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  
 下禹無一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  
 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  
 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地臣不敢避誅以

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世也臣誠願披  
腹心而効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誠願大王  
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棄之言夫以一縷之  
任係千鈞之重上愚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  
之淵維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  
而車欲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  
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問不容髮誠  
用臣棄言一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如重嶺  
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

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保萬乘之勢不出  
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棄重死之危走  
上天之難此愚且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  
而惡其迹者却背而走無益也不知就陰而止  
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  
勿爲欲湯之冷今一人吹之百人揚之無益也  
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  
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色去揚  
棄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

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目未知操弓  
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  
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擊木  
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  
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  
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蘗可  
引而絕可摧而拔極其未生先其末形磨礪不  
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盛種樹者長不見其益有  
時而大積德修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為  
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目誠願大正  
孰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  
卒死丹徒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  
清冷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  
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  
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為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  
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  
宋國賤目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奔萬乘之

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且恐其有豫且之患矣  
王乃止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也  
行故武王譎譎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譎譎之  
臣父無譎譎之子兄無譎譎之弟夫無譎譎之  
婦士無譎譎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  
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  
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恃父亂  
子放兄弃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

晏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  
害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  
無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暗上無聞則  
謂之聾聾暗則非治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  
之微以滿倉廩合䟽縷之緯以成帷幕太山之  
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一  
士之言也固有愛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

說苑卷第十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敬慎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慎所忽中庸  
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諺  
曰誠無詬思無辱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  
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此之謂也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

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  
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  
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  
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  
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  
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  
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  
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  
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士其身桀

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言道大足以守天  
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大  
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  
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衽官  
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  
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遑聖敬日躋  
士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嘆子夏避席而  
問曰夫子何謂嘆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

缺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  
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  
虛受之故曰得苟極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  
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  
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歲迄今而益章是昔  
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  
而愈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否故曰謙也者致恭  
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  
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曰

中則具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  
人不敢當盛升與而過二人則下二人則載調  
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

孔子觀於周廟仰有欹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  
此爲何器對曰蓋爲右生之器孔子曰吾聞右  
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欹以正有之乎對曰然  
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  
欹孔子喟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  
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



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常撻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事乎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撻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撻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也常撻曰嘻是已

常撻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邪常撻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撻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治之柔邪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邪常撻曰嘻是已夫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韓平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者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

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  
因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  
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  
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  
句田臣亦柔耳何以剛為平子曰柔無乃脆乎  
叔句曰柔者紐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為脆也天  
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執  
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  
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

而不得其志乎平子曰善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  
人臣剛則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  
是以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  
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  
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  
其所敗人為善者天報以福人為不善者天報

以禍也故曰禍考福所倚福考禍所伏戒之慎  
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  
知地則不失財日元慎之則無害災

曾子有疾曾死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類  
氏之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  
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  
而層巢其顛魚鱉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  
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以  
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

至於女子祭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

單快曰國有五寒而水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  
曰女厲三曰謀泄四曰下敬卿士而國家敗五  
曰不能治內而務外此五者一見雖祠無福除  
禍必得致福則貧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亦不  
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鳥於城之隅  
工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社三名必倍

帝辛喜爵之德不洽國家元暴無極外寇乃至  
遂亡殷國此道天之時說福反爲禍至殷王武  
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  
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  
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脩行思昔先王之  
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  
後遠方之君重譁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  
反爲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言天子諸侯也惡  
夢者所以警言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

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  
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

石讎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  
不慎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  
臣不任足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說足  
以亡舉百事不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  
罰不中足以亡內失衆心足以亡外媾大國足  
以亡

夫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

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強國富又得  
霸者之餘尊驕蹇怠傲未嘗肯出會同諸侯乃  
興師伐魯反敗衛師于新築輕小嫖大之行甚  
俄而晉魯往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  
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鞍大敗齊師獲齊  
頃公斬逢丑父於是懼然大恐賴逢王父之欺  
奔逃得歸弗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  
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  
國家內得行義聲問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  
而自爲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  
以致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此得失  
之効也

大功之効在於用賢黷道浸章浸明衰滅之過  
在於得意而急浸蹇浸亡晉文公是其効也晉  
文公出亡修道不休得至子饗國饗國之時上  
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強楚主會諸侯皆畔天  
子失道出居子鄭文公於是憫中國之微任咎  
犯先軫陽處父重囊百姓厲養戎士四年政治

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強楚威震天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聽天下曠然平定周室尊顯故曰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之心作而忘其衆一年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而圍許兵亟弊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而怠政事爲狄泉之盟不親至仁襄義缺如繅不補威武詘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內侵衛遷于商丘故曰襄戒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

蹇浸士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麇而入見賓客群臣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曰爲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爲子起歟無如罪何請爲子誦楚恭王之爲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大焉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工尹曰向

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請習之

子贛之永或在塗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裘其名曰舟綽子贛問焉曰此至永幾何嘿然不對子贛白人問乎已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黷人者仁乎覩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貢下車曰賜不佞過問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贛來獨

別載五個則下

孫叔敖為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衣赭衣冠白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垢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德已厚而不知足者患慮之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

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與秦孰強對曰不如秦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孟嘗芒卯之賢王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魏韓魏以攻秦猶無秦寡人何也今以無能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然用旗伏瑟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矣當六可之時智氏最強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

子於晉陽決者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滿者三板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駮乘智伯曰吾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履魏宣子之足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雖強不過智氏韓魏雖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舟之山



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之牟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善敬受明教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疾遠無以先人剛毅勇猛無以勝人不知則間不能則學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

爲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被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齊桓公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楚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鄆陵之時司馬子反渴

而求飲堅穀陽持酒而進之子反曰退酒也穀  
陽曰非酒也子反又曰退酒也穀陽又曰非酒  
也子反受而飲之醉而寢恭王欲復戰使人召  
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於是恭王駕往入幄聞酒  
臭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馬司馬至醉如此是  
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吾無以從戰矣於是乃  
誅子反以爲戮還師夫穀陽之進酒也非以妬  
子反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  
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好戰之臣不可不察也

着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  
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  
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  
君有結先君一日薨而興師擊之是孤之負吾  
先君敗鄰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  
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興師徑吾地而  
不假道是弔吾孤也且柩畢尚薄屋無哀吾喪  
也興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興  
兵要之沒擊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

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  
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  
不可不察也

魯哀公問孔子曰子聞忘之甚者徒而忘其妻  
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  
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爲天  
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祀  
荒淫于樂沉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  
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  
其口而銘其背曰  
戒無多  
戒無行  
細將大  
人熒熒不滅  
歸不絕  
慎之禍之根也

得其死好勝者必過其敵蓋怨上人民害甚貴  
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處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  
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被我獨守  
此家之威感我德之從內蔽我知不與人論技  
我雖處高而人莫能及也江河之谷者以其卑  
下也夫道無制中者吾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  
曰道不可由也夫道不可由也夫道不可由也  
戰國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足以  
自衛哉

魯哀侯事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  
國之蚤魯哀侯曰臣始為太子之時人多諫臣  
臣受而不用也人多受臣臣愛而不近也是則  
內無聞而外無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  
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  
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鐮  
攜索而哭孔子憐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  
何哭之悲也丘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

聞三失立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  
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  
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  
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得再見者親  
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勉之此  
足以為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  
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  
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  
危身世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  
以樂毅聞龍逢紂紂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  
帝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跼謂地蓋  
厚不敢不踣此之謂也。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  
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  
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願謂弟子曰  
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脩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讒諛亂正  
心衆口使意回憂慮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汗

辱難消洒敗事不可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  
幾何夫微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  
也謾諛者窮辱之舍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  
也故曰去微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則  
緝為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  
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在於得人  
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

顏回將西游問於孔子曰何以為身孔子曰恭  
敬忠信可以為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  
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  
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  
數而比蹠不亦遠乎不脩中而脩外不亦反乎  
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  
三曰富而貴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  
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曰能治敬以助天時  
凶命不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

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壑大都王官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列豕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乎原爲豁谷君子爲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榆葉作夏雨雪霜千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戒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

五本試

嘗有恭士名曰机汜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危一食之間三起不差見衣幾褐之士則爲之禮魯君問曰机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机汜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美哉尚有哽噎令若汜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穉繳尚得而加之虎豹爲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嬰足者少惡人者多

行年七十常恐父質之加於泥者何釋恭為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  
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  
畏網羅夫人為善者少為譏者多若身不死安  
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富恐行節之虧回是以  
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說苑卷第十

說苑卷第十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詔在都水使者光祿大夫劉向上

善說

孫卿曰夫談說之術齊莊以立之端誠以處之  
堅強以持之譬稱以諭之分別以明之歡欣憤  
滿以送之寶之珍之貴之神之如是則說常無  
不行矣夫是之謂能貴其所貴傳曰唯君子為  
能貴其所貴也詩云無易由言無曰苟矣鬼谷  
子曰人之不善而能矯之者難矣說之不行言



之不從者其辯之不明也既明而不行者持之  
不固也既固而不行者未中其心之所善也辯  
之明之持之固之又中其人之所善其言神而  
珍白而分能入於人之心如此而說不行者天  
下未嘗聞也此之謂善說子貢曰出言陳辭身  
之得失國之安危也詩云辭之繹矣民之莫矣  
夫辭者人之所以自通也主父偃曰人而無辭  
安所用之昔子產脩其辭而趙武致其敬王孫  
滿明其言而楚莊以慙蘇秦行其說而六國以  
安蒯通陳說而身得以全夫辭者乃所以尊君  
重身安國全性者也故辭不可不修而說不可  
不善

趙使人謂魏王曰爲我殺范痤吾請獻七十里  
之地魏王曰諾使吏捕之圍而未殺痤自上屋  
騎危謂使者曰與其以死痤市不如以生痤市  
有知產死趙不與王地則王奈何故不若與定  
割地然後殺產魏王曰善產因上書信陵君曰  
產故魏之免相也趙以地殺產而魏王聽之有

如強秦亦將龍衣趙之欲則君且奈何信陵君言  
於王而出之

吳人入荆召陳懷公懷公召國入曰欲與荆者  
左欲與吳者右逢滑當公而進曰吳未有福荆  
未有禍公曰國勝君出非禍而奚對曰小國有  
是猶復而况大國乎楚雖無德亦不斬艾其民  
吳日弊兵暴骨如莽未見德焉天其或者正割  
荆也禍之適吳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桓公立仲父致大夫曰善吾有入門而右不若

吾者入門而左有中門而立者桓公問焉對曰  
管子之知可與謀天下其強可與取天下君恃  
其信乎內政委焉外事斷焉歸之是亦  
可奪也桓公曰善乃謂管仲政則卒歸於子矣  
政之所不及唯子是臣管仲故築三歸之臺以  
自傷於民

齊宣王出獵於社山社山父老子三人相與  
王王曰父老苦矣謂左右賜父者田不租父老  
皆拜間立先生不拜王曰父老以為少耶謂左

右復賜以老無徭役父老皆拜問立先生又不  
拜王曰拜者去不拜者前曰寡人今日來觀父  
老幸而勞之故賜父老田不租父老皆拜先生  
獨不拜寡人自以為少故賜父老無徭役父老  
皆拜先生又獨不拜寡人得無有過乎問丘先  
生對曰惟聞大王來遊所以為勞大王望得壽  
於大王望得富於大王望得貴於大王王曰天  
殺生有時非寡人所得與也無以壽先生倉廩  
雖實以備菑害無以富先生大官無缺小官卑

賤無以貴先生問丘先生對曰此非人目所敢  
望也願大王選良富家子有修行者以為吏平  
其法度如此目少可以得壽焉春秋冬夏振之  
以時無煩擾百姓如是目可少得以富焉願大  
王出今令少者敬長長者敬老如是目可少得  
以貴焉今大王幸賜目田不租然則倉廩將虛  
也賜臣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人臣  
之所敢望也齊王曰善願請先生為相  
孝武皇帝時汾陰得寶鼎而獻之於甘泉宮群

臣賀上壽曰陛下得周鼎侍中虞丘壽主獨曰  
非周鼎上聞之召而問曰朕得周鼎群臣皆以  
爲周鼎而壽王獨以爲非何也壽王有說則生  
無說則死對曰臣壽王安敢無說臣聞夫周德  
始產于后稷長於公劉大於大王成於文武顯  
於周公德澤上洞天下漏泉無所不通上天報  
應鼎爲周出故名曰周鼎今漢自高祖繼周亦  
昭德顯行布恩施惠六合和同至陛下之身逾  
盛天瑞並至徵祥畢見昔始皇帝親出鼎於彭  
城而不能得天昭有德寶鼎自至此天之所以  
予漢乃漢鼎非周鼎也上曰善群臣皆稱萬歲  
是日賜虞丘壽王黃金十斤

晉獻公之時東郭民有祖朝者上書獻公曰草  
茅臣東郭民祖朝願請聞國家之計獻公使使  
出告之曰肉食者已慮之矣藿人食者尚何與焉  
祖朝對曰大王獨不聞古之將曰拒司馬者朝  
朝其君舉而晏御呼車驂亦呼車御肘其驂曰  
子何越云爲乎何爲藉呼車驂謂其御曰當呼

者呼乃吾事也子當御正子之轡銜耳子今不正轡銜使馬卒然驚為妄肆道中行人必逢大敵下車免劔涉血履肝者固吾事也子寧能辟子之轡下佐我乎其禍亦及吾身與有深憂乎得無呼車哉今大王曰食或者已慮之夫養食者尚何與焉設使食肉者一旦夫計於廟堂之上若且等之藿食者寧得無肝膽塗地於中原之野與其禍亦及臣之身且與其憂深且安得無與國家之計乎獻公召而見之二日與語

無復憂者乃立以為師也

客謂梁子曰惠子之言也

不能止只大王曰詰明也見謂惠子曰然先王言

事則直言其無憂也惠子曰今有人於此而不

知彈有曰彈之狀何若應曰彈之狀如彈則諭

乎王曰未諭也於是更應曰彈之狀如弓而以

竹為弦則知乎王曰可知矣惠子曰夫說者固

以其所知諭其所不知而使人知之今王曰無

譬則不可矣王曰善

孟嘗君寄客於齊王三年而不見用故客反謂  
孟嘗君曰君之寄目也三年而不見用不知臣  
之罪也君之過也孟嘗君曰寡人聞之縷因針  
而入不因針而急嫁女因媒而成不因媒而親  
夫子之材必薄矣尚何怨乎寡人哉客曰不然  
臣聞周氏之譽韓氏之虛天下疾狗也見菟而  
欲捕則其失菟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  
得菟矣狗非不能捕之者罪也孟嘗君曰不然  
昔華舟杞梁戰而死其妻悲之向城而哭隅為  
之崩城為之弛君子誠能刑於內則物應於外  
矣夫土壤且可為忠况有食穀之君乎客曰不  
然且見鷦鷯巢於葦若者之疑毛建之女工不  
能為也可謂完堅矣大風至則若折卵破子死  
者何也其所託者使然也且夫狐者人之所攻  
也鼠者人之所燻也且未嘗見穉狐見攻社鼠  
見燻也何則所託者然也於是孟嘗君復屬之  
齊齊王使為相

陳子說梁王梁王說而疑之曰子何為去陳侯

之國而教小國之孤於此乎陳子曰夫善亦有道而遇亦有時昔傳說衣褐帶劍而築於社傳之城武丁夕夢旦得之時王也甯戒飯牛康衢擊車輻而歌顧見桓公得之時霸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人虜穆公得之時強也論若二子之行未得為孔子駿徒也今孔子經營天下南有陳蔡之阨而北干景公三坐而五立未嘗離也孔子之時不行而景公之時息也以孔子之聖不能以時行說之念亦獨能如之何乎

林既衣韋衣而朝燕景公齊景公曰此君子之服也小人之服也林既遠循而作色曰失服事何足以端士行乎比日者荆為長劍危冠令尹子西出焉齊短衣而逐僕之冠管仲隰朋出焉越文身翦髮范蠡大夫種出焉西戎左社而椎結由余亦出焉即如君言衣狗裘者當犬吠衣羊裘者當羊鳴且丑衣狐裘而朝意者得無為變乎景公曰子真為勇悍矣今未嘗見子之奇辯也一鄰之闔也千乘之勝也林既曰不知君之

所謂者何也夫登高臨危而目不眴而足不陵者此工匠之勇悍也入深淵刺蛟龍抱鼃鼃而出者此漁夫之勇悍也入深山刺虎豹抱熊羆而出者此獵夫之勇悍也不難斷頭裂腹暴骨流血中野者此武士之勇悍也今日居廣建作色端辯以犯主君之怒前雖有乘軒之賞未為之動也後雖有斧質之威未為之恐也此既之所以為勇也

魏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不

釂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釂公乘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醉矣公乘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為人臣者不易為君亦不易今吾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以公乘不仁為上客襄成君始封之曰衣翠衣帶玉劍履縞烏立于遊水之上大夫擁鍾鍾縣令執將號令呼誰能渡王者於是也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謁起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而



不言莊辛遷延杏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  
子皙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極南  
苑張翠蓋而檢犀尾班麗桂杜會鍾鼓之音畢  
榜檣越人擁揖而歌歌辭曰濫兮拊草濫予昌  
澤予昌州州饑州烏乎秦胥胥纒予乎昭澶秦  
踰滌悞隨河湖鄂君子指曰吾不知越歌子試  
爲我楚說之於是乃召越譯乃楚說之曰今夕  
何夕兮舉中洲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  
同舟蒙羞被好兮不嘗詬耻心幾頹而

不絕兮知得王子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  
兮君不知於其鄂君子指乃揄脩袂行而擁之  
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指親楚王母弟也官爲  
令尹爵爲執珪一榜檣越人猶得交歡盡意焉  
令君何以踰於鄂君子指臣獨何以不若榜檣  
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  
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  
未嘗遇儂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瓊杜少乏  
禮謹受命雍門子周以琴見乎盜嘗君孟嘗

君曰先生鼓琴亦能令文悲乎雍門子周曰臣何獨  
能令足下悲哉臣之所能令悲者有先貴而後賤  
先富而後貧者也不若身材高妙適遭暴亂  
無道之士妄加不道之理焉不若處勢隱絕不  
及四鄰訕折  
厭繫於窮巷無所告忽不若交  
歡相愛無怨而住離遠赴絕國無復相見之時不  
若少失二親兄弟別離家室不足憂感盈匈  
當是之時也固不可以聞飛鳥疾風之聲窮窮  
焉固無樂已兄若是者臣一為之微膠撥琴而

長太息則流涕沾衿矣今若足下千乘之君也  
居則廣夏邃房下羅帷來清風倡優侏儒處前  
迭進而諂諛燕則鬪象棋而舞鄭女激楚之功  
風練色以滂目流聲以虞耳水遊則連方舟載  
羽旗鼓吹乎不測之淵野遊則馳騁戈獵乎乎  
原廣圍格猛獸入則撞鍾擊鼓乎深宮之中方  
此之時視天地曾不若一指志死與生雖有善  
鼓琴者固未能令足下悲也孟嘗君曰否否文  
固以為不然雍門子周曰然臣之所為足下悲

事也夫聲敵帝而困秦者君也連五國之  
約南面而伐楚者又君也天下未嘗無事不從  
則橫從成則楚王橫成則秦帝秦帝必報  
讎於薛矣夫以秦楚之強而報讎於弱薛譬之  
猶摩蕭斧而伐朝菌也必不留行矣天下有識  
之士無不爲足下寒心酸鼻者千秋萬歲之後  
廟堂必不血食矣高臺旣以壞曲池旣以漸墳  
墓旣以下而青廷矣嬰兒豎子樵菜薪莞者踊  
躅其足而歌其上衆人見之無不愀焉爲足下

悲之曰夫以孟嘗君尊貴乃可使若此乎於是  
孟嘗君泣然泣涕承睫而未殞雍門子周引琴  
而鼓之徐動宮徵微揮羽角切終而成曲孟嘗  
君涕浪汗增欬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立  
若破國亡邑之人也

遽伯玉使至楚逢公子皙灑水之上之皙接草  
而待曰敢問上客將何之遽伯玉爲之軼車公  
子皙曰吾聞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以託辭下  
士可以託財上者固可得而託耶遽伯玉曰謹

受命蘧伯玉見楚使事畢坐談語從容言至  
於士楚玉曰何國最多士蘧伯玉曰楚最多士  
楚王大說蘧伯玉曰楚最多士而楚不能用王  
造然曰是何言也蘧伯玉曰伍子胥生於楚逃  
之吳吳受而相之發兵攻楚墮平王之墓伍子  
胥生於楚吳善用之鬻彘蚩黃生於楚楚之晉治  
七十二縣道不拾遺民不妄得城郭不閉國無  
盜賊蚩黃生於楚而晉善用之今者臣之來逢  
公子皙濮水之上辭言上士可以託色中士可

以託辭下士可以託財三言者固可得而託身  
耶又不知公子皙將何治也於是楚王發使一  
駟副使二乘追公子皙濮水之上子皙還重於  
楚蘧伯玉之力也故詩曰誰能亨魚漑之金鰲  
孰將西歸懷之好音此之謂也物之相得固微  
甚矣

叔向之弟羊舌虎善樂達達有罪於晉晉誅羊  
舌虎叔向爲之奴既而祁奚曰吾聞小人得位  
不爭不義君子所憂不救不祥乃往見范桓子

而說之曰聞善爲國者賞不過刑不濫賞過則  
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君子與不幸而過寧過  
而賞淫人無過而刑君子故堯之刑也殛鯀於  
羽山而用禹周之刑也僇管蔡而相周公不濫  
刑也桓子乃命吏出叔向救人之患者行危苦  
而不避煩辱猶不能免今祁奚論先王之德而  
叔向得免焉學豈可已哉

張祿掌門見孟嘗君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  
不虛爲之有道君亦知之乎孟嘗君曰衣新而  
不舊則是脩也倉庾盈而不虛則是富也爲之  
奈何其說可得聞乎張祿曰願君貴則舉賢富  
則振貧若是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矣  
孟嘗君以其言爲然說其意辯其辭明日使人  
奉黃金百斤文織百純進之張先生先生辭而  
不受後先生復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前先生幸  
教文曰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爲之有說  
汝亦知之乎文竊說教故使人奉黃金百斤文  
織百純進之先生以補門內之不贍者先生曷

為辭而不受乎張祿曰君將掘君之偶錢發君之庾粟以補士則衣弊履穿而不賸耳何暇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乎孟嘗君曰然則為之奈何張祿曰夫秦者四塞國也遊官者不得入焉願君為吾為丈尺之書寄我與秦王我往而遇乎固君之入也往而不遇乎雖人求間謀固不遇且矣孟嘗君曰敬聞命矣因為之書寄之秦王往而大遇謂秦王曰日祿之來入大王之境田疇益辟吏民益治然而大王有一不得

者大王知之乎王曰不知曰夫山東有相所謂孟嘗君者其人賢人天下無急則已有急則能收天下英又雄俊之士與之合交連友者疑獨此耳然則大王胡不為我友之乎秦王曰敬受令奉千金以遺孟嘗君孟嘗君輟食察之而寤曰此張生之所謂衣新而不舊倉庾盈而不虛者也

莊周貧者往貸粟於魏文侯曰待吾邑粟之來而獻之周曰乃今者周之來見道傍牛蹄中有

鮒魚焉大息謂周曰我尚可活也周曰須我為  
汝南見楚王決江淮以澌汝鮒魚曰今吾命在  
瓮甕之中耳乃為我見楚王決江淮以澌我汝  
即求我枯魚之肆矣今周以貧故來貸粟而曰  
須我邑粟來也而賜臣即來亦求臣備肆矣文  
侯於是乃發粟百鐘送之莊周之室

晉平公問叔向曰歲飢民疫翟人攻我我將若  
何對曰歲飢來年而反矣疾疫將止矣翟人不  
足患也公曰患有大於此者乎對曰夫大臣重

小官而百姓不知此誠忠之大者也公曰善於是

令國中曰凡有諫者為隱左右言及國吏罪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

二人以與在之百姓市曰踰此城者將赦之不

者將掘其墓朽其屍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

懼請効二人之尸以為和

子貢見太宰嚭太宰嚭問曰孔子何如對曰臣

不足以知之太宰曰子不知何以事之對曰惟  
不知故事之夫子其猶大山嶽也百姓各足其  
材焉太宰曰子增夫子乎對曰夫子不可增  
也夫賜其猶一累壤也以一累壤增大山不益  
其高也為不知太宰曰然則子有所助也對  
曰夫有大嶽而增其高者不益其高也  
趙簡子問曰子知何以事之對曰賜不  
能識也簡子曰夫子事孔子數十年終業  
而夫之亦分人而子曰不能識也子貢曰賜

譬渴者之飲江海知足而已孔子猶江海也賜  
則安足以識之簡子曰善哉子貢之言也

齊景公謂子貢曰子誰師曰臣師仲尼公曰仲  
尼賢乎對曰賢公曰其賢何若對曰不知也公  
曰子知其賢而不知其美若可乎對曰今謂天  
高無少長愚智皆知高高幾何皆曰不知也是  
以知仲尼之賢而不知其美若

趙襄子謂仲尼曰先生委質以見人主七十君  
矣而無所通不識世無明君乎意先生之道固



不通乎仲左不對異日襄子見子路曰嘗問先生以道先生不對知而不對則隱也隱則安得爲仁若信不知安得爲聖子路曰達天下之鳴鐘而撞之以挺豈能發其聲乎哉君問先生無乃猶以挺撞乎衛將軍文子問子貢曰季文子三窮而三通何也子貢曰其窮事賢其通舉窮其富分貧其貴禮賤窮而事賢則不侮通而舉窮則忠於朋友富而分貧則宗族親之貴而禮賤則百姓戴之其得之固道也失之命也曰失而不得者何也曰其窮不事賢其通不舉窮其富不分貧其貴不禮賤其得之命也其失之固道也

子路問於孔子曰管仲何如人也子曰大人也子路曰昔者管子說襄公襄公不說是不辯也欲立公子糾而不能是無能也家殘於齊而無憂色是不慈也桎梏而居檻車中無慙色是無愧也事所射之君是不貞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是無仁也夫子何以大之子曰管仲說襄公

襄公不說管子非不辯也襄公不知說也欲立  
子糾而不能非無能也不遇時也家殘於齊而  
無憂色非不慈也知命也桎梏屠檻車而無慙  
色非無愧也自裁也事所射之君非不臬也知  
權也召忽死之管子不死非無仁也召忽者人  
臣之裨也不死則三軍之虜也死之則名聞天  
下夫何為不死哉管子者天子之佐諸侯之相  
也死之則不免為溝中之瘠不死則功復用於  
天下夫何為死之哉由汝不知也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咎犯與趙衰孰賢對曰陽  
處父欲臣文公因咎犯三年不達因趙衰三日  
而達智不知其士衆不智也知而不言不忠也  
欲言之而不敢無勇也言之而不聽不賢也  
趙簡子問於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  
是行矣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  
與交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為人也數變其  
十五年也庶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  
其三十也為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

為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恐其變  
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矣

說苑卷第十一

說苑卷第十二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在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奉使

春秋之辭有相反者四既曰大夫無遠事不得  
擅生事矣又曰出境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  
專之可也既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矣  
又曰以君命出聞喪徐行而不反者何也曰此  
義者各上其科不轉移也不得擅生事者謂平  
生常經也專之可者謂救危除患也進退在大

夫者謂將師用兵也徐行而不反者謂出使道  
聞君親之喪也公子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以  
為救莊公危也公子遂擅生事春秋譏之以為  
僖公無危事也故君有危而不專救是不忠也  
君無危而擅生事是不臣也傳曰詩無通故易  
無通吉春秋無通義此之謂也

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如  
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  
高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

天有端濕絃有絲急宮商移從不可知是以不  
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住之以事不制以辭  
遭吉則賀之凶則吊之今楚趙相去千有餘里  
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書也詩云華  
莘征夫每懷靡及

楚莊王舉兵伐宋宋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宋  
伯宗諫曰天方開楚未可伐也乃求壯士得霍  
人解揚字子虎往命宋然降道過鄭鄭新與楚  
親乃執解揚而獻之楚楚王厚賜與約使反其

言令宋趣降三要解揚乃許於是楚乘場以樓車今呼宋使降遂倍楚約而致其晉君命曰晉方悉周兵以救宋宋雖急慎毋降楚晉兵今至矣楚莊王大怒將亨之解揚曰君能制命爲義臣能承命爲信受吾君命以出雖死無二王曰汝之許我已而倍之其信安在解揚曰死以許王欲以成吾君命臣不恨也顧謂楚君曰爲人臣無忘盡忿而得死者楚之王諸弟皆諫王赦之於是莊王卒赦解揚而歸之晉罰之爲上卿故

後世言霍虎

秦王以五百里地易陽陵陽陵君辭而不受使唐且謂秦王秦王曰秦破韓滅魏陽陵君獨以五十里地存者吾豈畏其威哉吾多其義耳今寡人以倍之地易之陽陵君辭而不受是輕寡人也唐且避席對曰非如此也夫不以利害爲趣者陽陵也夫陽陵君受地於先君而守之雖復于里不得當豈獨五百里哉秦王忿然作色怒曰公亦曾見天子之怒乎唐且曰王臣未

曾見也秦王曰天子一怒彼以百萬流血千里  
唐且曰大王亦嘗見夫布衣韋帶之士怒乎秦  
王曰布衣韋帶之士怒也解冠徒跣以頭額地  
耳何難知者唐且曰此乃死夫愚人之怒耳非  
布衣韋帶之士怒也夫專諸刺王僚其星襲月  
奔星晝出要離刺王子慶忌蒼生擊於堂上轟  
政刺韓王之季父白虹貫目此三人皆夫布衣  
韋帶之士怒矣與臣將四士含怒未發摺厲於  
天士無怒即已一怒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即案

上首起視秦王曰今將是矣秦王變色衣跪曰  
先生就坐寡人喻矣秦破韓滅魏臨陵獨以五  
十里地存者徒用先生之故耳

齊攻魯子貢見哀公請求救於吳公曰奚先君  
賈之用子貢曰使吳貴吾實而與我師是不可  
恃也於是以揚幹麻筋之弓六往子貢謂吳王  
曰齊為無道欲使周公之後不血食且魯賦五  
百邦賦三百不識以此益齊吳之利與非與吳  
王懼乃興師救魯諸侯曰齊伐周公之後而吳

救之遂朝於吳

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  
趙倉唐進稱曰為人子三年不聞父問不可謂  
孝為人父三年不問子不可謂慈君何不遣人  
使大國乎太子曰願之矣未得可使者倉唐  
曰臣願奉使侯嗜好太子曰侯嗜好晨見好此  
犬於是乃遣倉唐繅比犬奉晨見獻於文侯倉  
唐至上謂曰孽子擊乎之使者不敢當大夫之朝  
請以燕間奉晨見敬獻於厠繅比犬敬上涓人

文侯悅曰擊恐我知吾所嗜知吾所好召倉唐  
而見之曰擊無恙乎倉唐曰唯唯如是者三乃  
曰君出太子而封之國君名之非禮也文侯憐  
然為之變容問曰子之君無恙乎倉唐曰臣來  
時拜送書於庭文侯顧指左右曰子之君長孰  
與是倉唐曰禮擬人必於其倫諸侯無偶無所  
擬之曰長大孰與寡人倉唐曰君賜之外府之  
裘則能勝之賜之斥帶則不更其造文侯曰子  
之君何業倉唐曰業詩文侯曰於詩何好倉唐

曰好晨風黍離文侯自讀晨風曰鳩彼晨風  
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欷歔如何如何忘我實  
多文侯曰子之君以我忘之乎倉唐曰不敢時  
思耳文侯復讀黍離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  
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  
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文侯曰子之君  
怨乎倉唐曰不敢時思耳文侯於是遣倉唐賜  
太子衣一襲勅倉唐以雞鳴時至太子起拜受  
賜發篋視衣盡顛倒太子曰趣早駕君侯自擊

也倉唐曰臣來時不受命太子曰君侯賜擊衣  
不以爲寒也欲召擊無誰與謀故勅子以雞鳴  
時至詩曰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  
召之遠西至謂文侯大喜乃置酒而稱曰夫遠  
賢而近所愛非社稷之長策也乃出少子擊封  
中山而復太子擊故曰欲知其子視其友欲知  
其君視其所使趙倉唐一使而文侯爲慈父而  
擊爲孝子太子乃稱詩曰鳳皇于飛嗚嗚其羽  
亦集爰止藹藹謂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齊人之謂也

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且賢臣在焉曰沈駒明年又使豚尹觀反曰可矣初之賢人死矣諂諛多在君之廬者其君好樂而無禮其下危處以怨上上下下離心興師伐之其民必先反莊王從之果如其言矣

梁主贅其群臣而議其過在座進諫曰主君國廣以大民堅而衆國中無賢人辯士奈何王曰

寡人國小以候民弱臣少寡人之獨治之安所用

賢人辯士乎任座曰不然昔者齊無故起兵攻

魯魯曰君患之召其相曰爲之奈何相對曰夫柳

下惠少好學長而嘉智主君試召使於齊魯君

曰吾于魯也身日使於齊齊不聽夫柳下惠

特布衣韋帶之士也使之又何益乎相對曰臣

聞之乞大不得不望其炮矣今使柳下惠於齊

縱不解於齊兵終不愈益攻於魯矣魯君乃曰

然乎相即使人召柳下惠來入門祛衣不趨魯

君避席而立曰寡人所謂飢而求黍稷渴而穿井者未嘗能以歡喜見子今國事急百姓恐懼願藉子大夫使齊柳下惠曰諾乃東見齊侯齊侯曰魯君將懼乎柳下惠曰臣君不懼齊侯忿然怒曰吾望而魯城芒若類失亡國百姓發屋伐木以救城郭吾視若魯君類吾國子曰不懼何也柳下惠曰臣之君所以不懼者以其先人出周封於魯君之先君亦出周封於齊相與出周南門刳羊而約曰自後子孫敢有相攻者令

其罪若此刳羊矣臣君固以刳羊不懼矣不然百姓非不急也齊侯乃解兵三百里夫柳下惠特布求韋帶之士至解齊釋魯之難奈何無賢士聖人乎

陸賈從高祖定天下名爲有口辯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佗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爲南越王陸生至尉佗擁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說佗曰是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棄反天性損

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  
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桀並起淮漢王  
先入關據咸陽項籍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  
侯皆屬可謂至彊然漢王起巴蜀鞭笞天下劫  
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  
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王南越不助天  
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  
勞苦且休之遣臣使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宜  
郊迎北面稱臣乃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

此漢誠聞之掘燒君王先人家墓夷種宗族使  
一偏將將十萬眾臨越越則殺王已降漢如反  
覆手耳於是尉佗乃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  
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  
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問我孰與皇帝賢  
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強楚為天下興  
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國之人  
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人眾車輿萬  
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嘗有也今王

衆不過數十萬皆蠻夷踣臨山海之間譬若漢一郡何可乃比於漢王尉佗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中國何遠不若漢乃大悅陸生與留飲數月曰越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聞所不聞賜陸生橐中裝直千金佗送亦千金陸生拜尉佗為南越王令稱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為太中大夫

晉楚之君相與為好會於宛丘之上宋使人往之晉楚大夫曰趣以見天子禮見於吾君我為見子焉使者曰冠雖弊宜加其上履雖新宜居其下周室雖微諸侯未之能易也師升宋城臣猶不更臣之服也揖而去之諸大夫懼然遂以諸侯之禮見之

越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顧謂左右曰惡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為二三子慙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夫充之州乃處海垂之際屏外蕃以

為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剪髮文身欄然  
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命冠  
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弊邑  
弊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剪髮文身然後見  
之於大國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  
安願無變國俗梁王聞之披衣出以意見諸發令  
逐韃子詩云維君子使媚于天子若此之謂也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之  
辯於辭習於禮者也命饋者客見則稱天子明

曰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

子禮然者三

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

之所不假而

遂感入于天子之朝敢問具王

存然後吳

王曰夫差請見見以諸侯禮

晏子使吳吳王曰寡人得寄備

夷之鄉希

見教君子之行請私而毋為罪

十概然避位

矣王曰吾聞齊君蓋賊以慢野以

吾子客焉

何甚也晏子遂從而對曰臣聞之

事不通廢

事不能者必勞大事不得小事不為者必負大

者不能毀人小者不能至人之門者必因此臣  
之所以仕也如臣豈能以道食人哉晏子出  
王笑曰今日吾譏晏子也猶保而些高擲者  
景公使晏子使於楚楚王進橘置前晏子不剖  
而并食之楚王曰橘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  
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王賜無教  
臣不敢剖然臣非不知也

晏子將使荆荆王聞之謂左右曰晏子賢人也  
今方來欲辱之何以也左右對曰爲甘棗也臣  
請縛一人過王而行於是荆王與晏子立語有  
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爲者也對曰齊人也  
王曰何坐曰坐盜王曰齊人固盜乎晏子反顧  
之曰江南有橘齊王使人取之而樹之於江北  
生不爲橘乃爲枳所以然者何其土地使之然  
也今齊人居齊不盜來之荆而盜得無土地使  
之然乎荆王曰吾欲傷子而反自中也  
晏子使楚晏子短楚人爲小門於大門之側而  
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至狗國者從狗門入今

臣使楚不當從此門賓者更從大門入見楚王  
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齊之臨淄三百閭張  
袂成帷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爲無人王  
曰然則何爲使子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  
其賢者使賢主不肖者使不肖主嬰最不肖故  
宜使楚耳

秦楚戰兵秦王使人使楚楚王使人戲之曰子  
來亦卜之乎對曰然卜之謂何對曰吉楚人曰  
噫甚矣子之國無良龜也主方殺子以興鐘其

吉如何使者曰秦楚戰兵吾王使我光窺我  
死而不還則吾王知敬言而整齊兵以備楚是  
吾所謂吉也且使死者而無知也又何置於鐘死  
者而有知也吾豈錯秦相楚哉我將使楚之  
鐘鼓鐘鼓無聲則將無以整齊其士卒而理君  
夫  
殺人之使絕人之謀非古之通議也子大夫試孰  
計之使者以報楚王救之此之謂造命楚使  
使聘於齊齊王饗之椿官使者曰大我梧  
乎至曰江潭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臣使何怪

馬使者曰昔燕攻齊遵維路渡濟橋焚雍門  
擊齊左而虛其右王歎絕頸而死於杜山公孫  
差格死於龍門飲馬平潘澠定獲平琅邪王  
與木石奔于莒逃於城陽之山當此之時則魯之  
大何如乎王曰陳先生對之陳子曰臣不如刁敖  
王曰刁先生應之刁敖曰使者問魯之年耶昔  
者荆平王爲無道加諸申氏殺子胥父與其兄  
子胥被髮乞食於吳闔廬以爲將相三年將  
吳兵復讎乎楚戰勝乎栢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